

# 论 W·S·默温诗歌的自然意象

杜娟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默温诗中大量的自然意象为例,指明默温诗歌意象既与传统的象征、隐喻有相通之处,也更注重意象并置和错位的层次感,带有很大程度的无意识成分。值得注意的是,在默温诗歌充斥着大量意象的同时,叙述者的身份和主体意识却被模糊化了。这实质与默温追求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相关,一方面自然意象是一种缩略暗示,用“疏离”、“空缺”参与了人的存在主义生存体验。另一方面,这也是自然意象的无意识色彩所带来的。默温力图表示自然意象与主体精神在无意识领域内的沟通和认同,从而导致主体隐匿在自然物象之后,人类形象在诗中的不完全在场或缺场。

**关键词:**W·S·默温 言说困境 深层意象 自然 主体性

**作者简介:**杜娟,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Title:** The Nature Images in W. S. Merwin's Poems

**Abstract:** The essay analyses the nature images in Merwin's poem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images, though similar to the traditional symbolism and metaphor,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the level of juxtaposition and misplacement of images, with ingredients of unconsciousness. Nevertheless, with the presence of many images, the poetic narrator's subjective identity and subjective awareness become ambiguous. This phenomenon is actually related with Merwin's pursuit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n the one hand, the nature image is an abbreviated hint, which is involved in the existential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 by means of "alienation" and "vacancy." On the other hand, this phenomenon is caused by the unconsciousness of natural images. Merwin tries to convey the communic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nature images and human's "deep inwardness" in the realm of unconsciousness, and thus pulls the human subject hidden behind the natural images and makes the human images absent thoroughly or partially.

**Key words:** W. S. Merwin narrative quandary "Deep Image" nature subjectivity

**Author:** Du Ju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Email: janeto131@163.com

W·S·默温(William Stanley Merwin, 1927 - )作为青年诗人登上诗坛时,虽然马上赢得了诗界的注意<sup>①</sup>,但并不被认为是一个“革新者和实验主义的诗人”<sup>②</sup>。在他的早期诗集[《两面神的面具》(1952年),《跳舞的熊》(1954年)、《因野兽而发绿》(1956年)]中,有很多关于诗歌本身的歌咏,似乎诗人还在寻找自己的诗歌主题、风格的确切表达方式。默温在“当我来自科尔基斯”中借一个希腊的行吟诗人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诗歌言说方式的焦虑感,诗中写道:“现在,惊奇吧,如果我来自/ 你的手的深深小河,/ 一个来自你的眼睛那曝晒的/ 大海的陌生人,女士,/ 我应该把什么寓言告诉他们,/ 因而他们才会相信我?”(《W·S·默温诗选》上:34)<sup>③</sup>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对诗歌言说困境的隐喻。面对“所有人都转动不轻信的耳朵”,和“带着一丝精明的笑容而倾听”的读者们,诗人该去寻找什么样的叙述方式来寻求突破呢?

西方诗歌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从早期叙事诗的繁荣,到19世纪前期抒情诗的蔚为大观,20世纪初期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也繁盛一时,如今20世纪中期,读者的口味在翻新,诗歌将如何从传统中推陈出新,获得新的发展呢?恐怕是当代诗人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一困境是来源于读者的难以取悦,但读者心理的变化实际上与20世纪社会的非理性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较之以往的任何一个世纪,20世纪最为动荡,人类对于宇宙、对人生、对人的个体等的观念都发生了剧烈变革。人的认识领域从19世纪以前的“混沌”和19世纪的“有序”,进入了“无序”和“无限”的高级阶段,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最为深刻。非理性主义是对理性的反拨,也是对理性的超越和深化。伴随而生的是对理性的产物包括语言的怀疑。对诗人而言,诗歌的难以为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诗歌语言确定性的怀疑和对语言陈规的否定。用何种语言言说才能取得读者的信赖,用何种语言言说才能有创新,才能营造诗歌创作的新境界?即便是创作后期,对语言和词语的思考也大量出现在默温的诗作中,默温说,“为了讲述真理和慰藉/我有一条不过是伤口的舌头”(“钉子”,上:107)。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默温找到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其后他的诗歌风格虽然几经变化,但从传统脱胎而来的意象成为默温诗歌的一个重要的言说手段和承载方式。默温也被看作是美国“深层意象派”或称“新超现实主义”诗派的主要诗人之一。这一诗派比较松散,诗人们创作风格各异,总体而言,他们不像早期超现实主义诗人那样走极端,诗歌手法是温和、节制的,既强调意象的无意识和非意识成分的开掘,又不排斥传统的诗歌技巧。事实上,默温的诗歌意象既传统又现代,“作为一个历史性人物,默温充当了从庞德和奥登到当代文学的纽带”<sup>④</sup>。默温现被认为是当今在世的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已经发表了近十五本诗集,问鼎了美国的三大诗歌奖——国家图书奖、普利策诗歌奖和波林根诗歌奖。在当许多同时代的诗人停顿和萎缩下来的时候,他仍借意象的奇诡、思路

的跳脱、奇幻,在诗坛独树一帜。

值得注意的是,从1970年发表的《搬运梯子的人》开始,自然主题在默温诗歌中越来越显明,有评论直接把默温称为是自然生态诗人<sup>⑤</sup>。其实,从早期诗歌开始,自然意象和包含动物、植物在内的生命意象就在默温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表达了诗人独特的生命意识和存在感觉。默温认为,“从理想上来说,诗歌的主题就是生命本身”(梅里尔 836)。本文力图追寻默温诗歌中自然意象的线索,对默温独特的艺术技巧做一番简要的探讨,兼及思考美国“新超现实主义”诗派的艺术特色和当代诗歌发展方向问题。

## 二

诗歌意象是作家思想、情绪、知觉的表征,默温诗歌的自然意象既与传统的象征、隐喻有相通之处,也带有很大程度的无意识的成分。

如前所述,默温早期的诗歌具有一种克制的、散文化的风格,善于从传统文化、神话、传说、寓言中汲取营养。早期的意象裹挟着情感的力量。这也表示默温对传统的抒情风格和象征手法并未一味抛弃。他一方面去追溯诗歌源流之初的“池沼”(“闭眼而唱的歌”,上:21),在希腊行吟文化源头去找寻自己的语调;另一方面从富于现代先锋精神的诗人,特别是庞德、T·S·艾略特那里获益良多。在超现实主义的潮流发展中,象征主义本身就给它带来了灵感,到1912年,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被他们尊为先驱。如在“颂歌”中,默温用对上帝的反复呼告来节奏全诗,诗歌的第一段“预言之鸟在模糊的山冈上/现在吟唱夜晚被排干了水,/这个夜晚搅动的茎和源于/冬天地面的根是什么?”(上:22)很明显是对T·S·艾略特《荒原》开头的化用。此时的默温笔下的意象成为客观世界和抽象观念世界交叉渗透的联接点,强调世界是人的心灵的象征,与艾略特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如出一辙。艾略特反对浪漫主义诗歌情感泛滥中抒情方法,开现代主义一代诗风。为此,他提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避却感情;诗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避却个性”。并因之形成了独特的客观对应物理论,即“用艺术的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发现它的‘客观对应物’”。这就是说,通过“特定的媒介物”加以暗示和象征,造成气氛,使“印象与经验以特殊而意想不到的方式组合起来”<sup>⑥</sup>。默温也在自然中寻找客观物象作为情感、思想、观念的象征,与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墓志铭”：“死亡不是消息/那块我成为的石头,/他进入我的寂静/而我将依然为他静止”(上:12)。墓碑是客观的死亡消息的承载物,又是抽象的死亡的象征。

后来默温用更加个人化的方式写作。1960年,默温对无规则的韵律进行了大胆的实验,特别是到了70年代,他诗歌的“深层意象”具有偶然性的梦幻色彩,完全建立在个体心灵的感受上,是一种直觉心理的“撞击物”。默温曾表示,写诗要靠一种没有规律而言的灵感迸发,写作“遵循的不是某种靠智力拟定的计划。”一个诗人“能做的只是引导它(指才华或天分——笔者注),希望它常驻,喂

养它使它保持活跃、机灵、警觉……”<sup>⑦</sup>，也就是说，在诗歌意象上，一种直击心灵的指示 (denotation) 要比内涵 (connotation) 更重要。用郑克鲁先生的话说，“这不是发现了两种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合理意象，而是完全自由的、‘撞击产生的意象’，它近似于一种心理的综合缩影” (78)。如一首短诗“詹姆斯” (下: 616)，花朵的细小对应生命的纤弱感，花朵的年复一年出现的生机又反衬了生命的不可追回，“我”记忆的无能为力 (“想不起它们的名字”) 又与面对死亡的感受相沟通，种种复杂的情绪和知觉全都统一在“花朵”这一意象上。意识与无意识的霎那接通，意象也具有了多层次、复杂的审美效果。默温也汲取了早期超现实主义意象并置和错位的诗歌技巧，注重笔下的意象的层次感。如“春天满溢的月光”只有两行诗：“夜晚把这白色目光/送给她的兄弟雪之国王” (中: 302)，“目光”与“雪”意象的并置，既富于女性的阴柔感，又增强了月光的清冽感觉。

虽然深层意象是破碎、隐晦、不确定的，但并不是没有条理和逻辑。深层意象派的另一代表诗人勃莱认为：“好的意象含有逻辑，也就是说思想”<sup>⑧</sup>，能将诗歌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意象有时不仅是诗人情思把捉的对象，也是诗人思维的出发点，暗含诗中并统率全诗的内在结构，如“草莓”中并未直接描摹草莓，而是开篇就向我们展示了父亲的死亡印象——“父亲死去时我看见 一道狭窄的山谷” (下: 585)，父亲意外摔下车之后，“有一个男孩驾驭 高高地满载着/两种浆果 其中一种是草莓” (下: 586)，草莓有着与鲜血一般的颜色，成了死亡的鲜明预兆。最后又有这样的诗行——“我的母亲已经 醒了并且问我/我在早餐前 是否要洗淋浴/她说我们 早餐吃草莓”。原来，草莓还起到了类似于《追忆逝水年华》中“小玛德兰点心”的作用，打开了作者的记忆之门，并点染了记忆的鲜活印象。这种思路的倒叙步步解开了草莓的死亡预兆，使得读者对当前的事件也心存疑惧，拓宽了诗歌的想象空间，加深了其情感深度。

### 三

由此可见，融汇了传统和先锋精神的“深层意象”成为默温诗歌自我言说的方式，它不仅能含蓄地表现诗人的情感，而且成为诗歌的内在肌理。但是，饶有趣味的是，默温通过自然物象对生命意识强调的同时，诗歌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却被模糊化了，似乎取缔了自我的存在。这里面似乎又存在一个悖论，假借他意象物来自我言说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取缔了自我的存在，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叙述者身份的缺失。简·弗雷泽指出，“为了寻求自然中浑然分享的境界，默温诗歌的叙述者很少披露自身，或者没有个人的身份，好像是没有任何实体的说话的嗓音而已”<sup>⑨</sup>。她认为，缺少独特个性的无实体的叙述者 (the disembodied narrators)，实际上是开启了对一个没有限制的、不详的自由境界的追寻。但是她通过对“云雀”一诗的解读，也意识到这种想解放精神的初衷，却最终落入了默温的一个用陈旧的二元对立模式建构的境界——“阴暗”和“光明”，自我的追寻似乎还在路上，没有抵达；或者导向了神话或宗教的领域，那里自我的丧失就是完

满。

的确,默温笔下的自然和动、植物是自明自足的,似乎不依赖任何事物而独立存在。“听到山谷的名字”一诗从自然的立场,表达了默温对理性的产物——语言的诘问:

最终那老人在述说  
被遗忘的名字  
以及它们自其而来的石头的名字  
我很长时间向它询问哪些名字  
而当他最终说出它们时  
我没有听到意义  
而且想不起那些声音

我不知道那给予源于  
一块岩石的水和源于  
另一块  
掩饰的水的名字而生活  
而在那我所没有的名字后面  
水的颜色不舍昼夜地流动  
那老人告诉我给予它的名字  
而当它说出时我就把它遗忘

在那给予水的名字  
在这里和那里之间  
在现在消失了的地方之间  
除了在墓碑的  
陶瓷之脸上  
和依然在这里的地方

而我再次向他询问  
那给予水的颜色的名字  
想要能够说它  
仿佛我一生中不曾给予它一种思想  
就了解过它(下:671-672)

自然并不因名字而存在,名字也不能概括水的形状和颜色。理性的语言与世界万物的非理性的存在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悖论。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存在

主义意味。<sup>⑩</sup>传统的形而上学对存在是什么的追问,包含了一种危险,就是对存在自身的遗忘。“清澈的天空”诗中这样描写:“因为我们丢失它们我们就说它们老了/因为它们盲目我们就说/它们不能找到我们/它们那布满云层的凝视/在我们的山上/不能触及我们/因为我们丢失了任何/它们呼唤着的人/我们就说它们并没有呼唤/我们”(中:349-350)。在人类悠久的历史中,出于人类自私的目的,自然被改造,被破坏,被误读,甚至被剥夺了自己话语的权利。默温表示,“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毫无例外,在我看来它完全是政治化的。”<sup>⑪</sup>他所说的“政治化”(political)实质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诗歌必须对自然的真实描绘,必须站在自然的立场,抛弃人类的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做一个绅士吧:你需要我们(指自然——引者注)时你就获得我们,我们做我们能愉悦的事情,我们有某些美,我们无助,依赖于我们”(“事物”,上:98)。“诺亚的乌鸦”改写了《圣经·旧约》中诺亚方舟的神话传说:“我为什么应该归来?/我的知识不会适合于他们的知识。/我找到了未触及的陌生沙漠,大得足以容纳我的脚。它是我的家园。/它总是远离他们。未来/用我的嗓音分裂现实的时间。/沙哑于实现,我从未许过诺言”(上:95)。这首诗与旧约宣告的意义反其道而行之,用动物的视角改写了人类的历史。这是对宇宙内每一个生命体的个体权利的确证,也表达了对自然家园的向往之情。

但是,尽管默温在诗作中延续了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对人类破坏自然的现象表示出最大的愤懑之情,但是,他没有完全对人类的力量失去信任。存在主义在对世界悲观失望的同时,不也强调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自由选择”吗?因此,一方面,诗中的自然和动、植物意象是对自我个体体验,甚至人类存在境遇的对应和强化。现代中的自然如同自我持有的一面镜子,笔下的自然物象不再是经验可以把握的此在世界,而是经过情感之火的煅烧,又经现实冷却的、冷静的心理的萃取物。默温的自然生态观也充分地建立在人类是世界的一员,应担负起主体责任的立场上。“我觉得我们的的重要性跟其他生物的重要性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的重要性基于我们对所有生物的责任感和关注态度,基于我们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我们的的重要性和宇宙的其余部分没有差别这样的事实。”<sup>⑫</sup>

默温倡导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诗作通过“自然体验”来深化个体生命体验,或以自然体验构成的复杂意象来隐喻个人的生存境遇,引发接受者的强烈生存共鸣。如“燃烧的山峦”一诗并不是对自然物象的描写,而是对矿工工作生涯的隐喻。“羞怯的火苗像夜间活动的土拨鼠/在它们的洞穴四处跳进跳出”(上:85)。除却我们分析的意象与诗人的情绪、思维方式的联系外,自然意象和动、植物意象也参与了存在主义视角下人的存在表述。从缩略暗示的角度,默温笔下的自然意象往往是以意识包裹的残缺状态来呈现的,“显现的形象不是完整、有机的”,甚至走向物象错置(吴忠诚73)。这种扭曲、错置的意象具有一种含混的直觉力量,能表述无法用理性言语加以言说的存在主义感受。如“十二

月之夜”出现了众多的意象：“长满羽毛的月光”、“白色植物”、“喜鹊”、“水”，这些自然意象并置在一起，提供了一种寒冷、干燥、苍老又清澈的冬夜印象。虽然诗作中的“我”只是一个观察者，但是诗作的最后一句“今夜我再一次/发现惟一的祈祷而它不适于人类”（上：179），将自然景象与人的生存境遇相沟通，奇异地参与了人的存在主义生存体验。人类在默温的诗作中不具备行动能力，往往是旁观者、思考者和记录者，默温将话语的主动权赋予了自然意象，“物体在你们可以的时候前来与我们交谈”（“第三颂歌”，中：316）。而这些自然意象往往不加阐释，显得凝练、简约，与人的“疏离”、“空缺”息息相通。如以“狗”命名的短诗并未描摹狗的形象，而是孤独、空缺，诗眼在于“你是你自己的狗”（中：413），实质描绘了现实生活中人类孤独的生存感受，而“河流”通篇没有人类，写来到城市，生活在一个公园的鳄鱼们的内心汹涌，“看起来似乎睡着了但绝不是这样”（下：709），却表达了现代人内心冻结的苦闷呐喊。简·弗雷泽认为默温的诗歌没有具体的自我回归进程，实际这种现时的表述就是存在主义式的“空缺”，默温表示，“我们对于我们周围的现时世界的感情，是一种不能触摸、或者把握、或者表达它的感觉。那就是空缺”（欧文 824）。主体的不完全在场甚至是缺场正体现了默温诗歌的存在主义意蕴。早在 80 年代的访谈中，针对“有评论说你的诗中没有出现人”的说法，默温表示了否认，他反驳说“我想用人的语言和人的感受写成并且涉及人的经验的诗都有人在里面。它是不是有戏剧成分，是不是有第三人称的人则是另一回事。我想第一、第二人称的人在我的诗中要比第三人称的人更常见”<sup>⑩</sup>。他在另一访谈中又表示，“悖论是语言的基础，诗歌的基础。空缺与存在的混合是我们用来看待这种悖论的方式之一”（欧文 824）。

另一方面，这一自我的缺失也是自然意象的无意识色彩所带来的。默温力图表示自然意象与主体精神在无意识领域内的沟通和认同。对默温而言，诗歌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他曾将诗歌与祈祷相提并论，认为诗歌和祈祷有着相似的行为结构——“祈祷是二元论行为。……通常是在建立一种联系。”而“诗歌可能要做的就是认知这种联系，而不是试图去创造某种不存在的东西”<sup>⑪</sup>。这种联系的背后实质上是一种人与自然关联的“感觉意识”——“我们与每种有生命的事物绝对彻底地、极其密切的相关相连”<sup>⑫</sup>。语言无法信赖，但在混沌原始的状态，意识和感受能够沟通。所以“听到山谷的名字”才有那一句：“仿佛我一生中不曾给予它一种思想/就了解过它”（下：672）。自然与人类应该一种互相依存、水乳交融的二元关系，缺少任何一方都难以想象。失去了纯粹的自然固然可怕，缺少了人的主体性更为可悲。自然物本身丰富的传统文化意义也能促使默温将描述性和解释性的言语降到最低，诗歌语言含蓄简练。“苹果”这首诗营造了“在一间空屋的一堆未分捡的/钥匙旁边醒来/太阳高升”（中：476 - 477）的意境，是人类闭锁心灵，向往自由的隐喻，只有最后一段最后一行才出现了“苹果”——“那些钥匙寒冷得在我触摸时溶化/所有钥匙中只有一把/开启一个通往寒冷的早晨之门/苹果的色彩”。虽然意象不是简·弗雷泽的考察重心，但她

也发现这一诗中的“苹果”意象在希腊神话、圣经传说中意义丰富,“这首诗歌引起的神话回想允许默温进入一种简要的叙述,避免集中于当下自我的叙述”<sup>⑥</sup>。由是观之,默温的诗作缺乏叙述者的身份定位和追寻经历,避免对自然意象作出解释,用朴质的语言包裹,甚而不提供与意象相关的语境给予提示,其实是力图回归到个体的无意识或人类的前意识中去。难怪他在诗歌中表示:“我想述说森林像什么/样子//我将得用一种/被遗忘的语言说话”(“证人”,下:679)。这里的“被遗忘的语言”实质指称就是人类难以察觉的无意识状态,个人体验与自然意象两相交汇。如“写在一片落叶上”:“霜会在群星下出来/鹰隼会像它们的嗓音变得微弱/狐狸会假装年老/猫头鹰会在夜里沐浴在雪中/野兔的痕迹会成为空寂的影子/我会遗忘”(中:431),多个自然意象糅合在一起,富有一种迷离的、梦幻的无意识色彩。无意识领域混沌、朦胧、模糊,然而却能达到物我两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理想境界。自我身份的遮蔽导致了对自然状态的敞开,主体从而隐匿在自然物象之后,人类形象在诗中的不完全在场或缺场。

总而言之,默温笔下的意象不仅是一种诗歌言说手段,还担负着诗歌主体的建构任务。通过对意象的接受,不仅使自我个体意识回复完整(因为文明史残害了人类朴拙的无意识),也能达到对万物的再度认知——“万物都以惊奇攫住我/万物都在黑暗中醒着”(“安汶岛的盲目观察者”,下:692)。当然,过于强调前意识、无意识也导致了诗歌所指意义的晦暗不明,显得过于抽象与玄奥,接受者的体验也陷入了不可知的前意识、无意识的直觉领悟中,同时也带来了诗歌的多义性,这恐怕是默温始料不及的。

### 注解【Notes】

① 默温步出大学校园后的第一部诗集《亚努斯神的面具》即被奥登编选入“耶鲁青年诗人系列”中,并获得了次年全国图书奖的提名。

② Richard Eberhart, “Like a Broad River Flowing,” June 2007, < <http://www.nytimes.com/books/99/04/04/specials/merwin-green.html> >

③ 本文引用的默温诗歌均据《W·S·默温诗选》(上、中、下),董继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下文在圆括号内仅标注卷数和页码。

④⑦⑩⑫⑬ 参见丹尼尔·波恩:“与默温一席谈”,周旋久译,《天涯诗会网刊》第3期,2007年1月4日 < <http://www12.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698216&Key=240446528&strItem=poem&idArticle=131252&flag=1> >。英文版本根据“A Conversation with W. S. Merwin,” *Transcribed by Don Boes*, < <http://www.wooster.edu/artfuldodge/interviews/merwin.htm> >

⑤ 如朱新福:“从《林中之雨》看美国当代诗人W·S·默温的生态诗学思想”,《当代外国文学》1(2005):55-62。

⑥ 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8年)24-33。

⑧ Robert Bly, *American Poetry: Wildness and Domestic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90)276,转引自区鉷 肖小军 42。

⑨⑩ Jane Frazier, “Writing Outside the Self: The Disembodied Narrators of W. S. Merwin— Rhetoric and Poetics,” *Style* (Summer 1996)。

⑩美国新超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与存在主义相伴相随的(参见 Donald Allen 的 *The New American Poetry*)。有论者认为,是默温把存在主义带入了美国诗坛。

⑭ 爱德华·何斯奇:“诗歌的艺术——W·S·默温访问记”,沈睿译,《诗探索》2(1994):176, 175。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克里斯托弗·梅里尔:“生命的振动——W·S·默温访谈”,《W·S·默温诗选》下:836-850。

[Merrill, Christopher. “An Interview with Merwin.” *The Selected Poems of W. S. Merwin* 3:836-50.]

W·S·默温:《W·S·默温诗选》(上中下),董继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Merwin, W. S. *The Selected Poems of W. S. Merwin*. 3 vols. Trans. Dong Jipi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区鉷 肖小军:“诗歌·意象·无意识:‘深层意象’阐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2007):40-45。

[Ou Hong and Xiao Xiaojun. “Poetry, Image, the Unconscious: On ‘Deep Image.’”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2007):40-45.]

马克·欧文:“空缺与距离——与W·S·默温对话”,《W·S·默温诗选》下:823-835。

[Owen, Mark. “An Interview with Merwin.” *The Selected Poems of W. S. Merwin* 3: 823-35.]

吴忠诚:《现代派诗歌精神与方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Wu Zhongcheng. *The Sprite and Method of Modernist Poems*. Beijing: The Orient Press, 1999.]

郑克鲁:“超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和理论主张”,《汉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3.4(1995):73-80。

[Zheng Kelu.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ory of Neo-surrealism.” *Journal of Hanzh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3.4(1995):73-80.]

责任编辑:徐艺玮